

■ 新作聚焦

石一枫长篇小说《入魂枪》:

真实与虚构间的主体探寻

□ 叶怡雯

石一枫长篇小说新作《入魂枪》(《收获》2022年第3期)讲述了一个关于电竞游戏的故事,这很自然让人联想起去年EDG在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上夺冠,互联网掀起庆祝狂潮。与此同时,以虚拟现实为核心标识的元宇宙,近几年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游戏是元宇宙的雏形,游戏玩家进入仿真的在线虚拟世界,透过游戏,一个更加逼真的全息数字世界很快就会成为“现实”。电竞产业的发展、电竞文化圈层的身份确认,以及基于元宇宙的真实、虚实观,还有资本、技术对游戏和人的异化等维度,正是解读《入魂枪》可资参考的思想向度。

小说关于电竞游戏的言说,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电竞的产业化发展和电竞文化圈层的转向。电竞的产业化发展指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媒介的广泛应用,电竞游戏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数次规模化扩张,迎来产业的大爆发。它渐渐趋同于现代竞技体育竞赛,被纳入规范的商业化运作。电竞文化圈层的转向指的是,由热爱电竞文化的青年人组成的亚文化圈层,虽然从半地下的、失语的状态走向了地上,获得了族群的身份认同,也赢得了言说空间;但电竞文化的参与者从早期的技术导向开始转向如今如今的资本导向、流量导向,发生了文化圈层的转变。这两点在《入魂枪》里,被小说家通过故事的形式讨论。作者在小说里特地拣选了电竞发展史上几次意义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圈出了产业化进程重要的时间节点,选手们从“野路子”渐渐获取了官方的认可,国家层面开始组建专业的电竞代表队参加国际赛事,玩家将游戏成瘾少年的个人命运和电竞产业化的时代浪潮自然地勾连起来,观察时代青年们怎样解决因现实与理想的落差造成的精神困境,而电竞文化又是如何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崛起”又“失落”的。

少年何以游戏成瘾?几个主人公有着各自不同的缘由。“瓦西里”(本名张京伟)是被父母抛弃的自闭症患者,远在俄罗斯的父亲偶然在信中鼓励他像“斯大林格勒战役”里的民族英雄“瓦西里”一样,“打出属于自己的一枪”。单纯的少年依字面意思理解,在网络游戏中苦练枪法,终于用甩狙绝活“入魂一枪”名噪江湖。平时,他的脑子里老有“嗡嗡”声,可是一进入游戏,那些乱糟糟的声音都消失不见了。神童小熊因为高智商,被特招进入大学,但他的心智和社会常识难以和同龄人匹配。他的高知父母跑到美利坚做项目,将小熊突兀地扔到社会之中。小熊无所适从,只有在游戏里才能挥洒自如。而“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母亲在“我”身上寄托了一位中年女性全部的人生理想并严加管束,网络游戏成为“我”逃离现实的不二法门。哥哥在游戏中寄托了发迹的愿望,幻想着搭上时代的快车,吃到电竞产业红利的第一杯羹。少年们当年在网吧没日没夜打游戏,在常人看来是玩物丧志,但对他们来说,却是“宇宙缥缈,生活奇妙”的青春年少。每每从网吧出关,秋风起时,遍地银杏叶像流动的金箔,那是他们的黄金岁月。沉迷于电竞的不只是学生,小说里写到,少年们第一次参加选拔赛时,见到形形色色的选手,有“无所事事的拆迁户、郁郁不得



志的公司职员”,甚至有收入稳定的各类“体面人”。但凡在现实生活中受困的,都可从游戏里寻找到出口,将其视作现实困境的缓冲地带。

地下网吧“飞宇”的大火是整部小说情节上的转折点。这场大火具有某种隐喻性,它结束了电竞沉寂地下的岁月,迎来了行业扩张的新阶段。曙光到来之时,初代玩家已被抛至时代的身后。这是资本异化游戏的前兆性的暗示。当游戏行业受到资本的挟制,电子竞技的“公平性”一定程度上被消解。资本一方面壮大了电竞产业,帮助电竞文化由边缘化走向主流话语空间。另一方面,也将附着了精神意义的游戏异化为纯粹的商品,其在特定年代帮助人们治愈现实苦痛的人文价值便跟着消散殆尽。慢慢地,小说中的“我”发现游戏的逻辑变得蛮横而赤裸:“备受羡慕的不再是技术高超的‘大神’,而是那些出手阔绰的‘人民币玩家’。有钱就有装备,有装备就能碾压一切,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多年之后,变身为游戏开发者的小熊,带着最新款游戏《钢铁绞肉机》归来。《钢铁绞肉机》的游戏场景不局限在室内了,元宇宙时代的电竞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全息投影技术让人获得更多的数字分身,“场所和时间的界限不复存在”,“虚幻与真实合二为一,我们无须从‘这个世界’逃到‘那个世界’,相反却能推动‘那个世界’反噬‘这个世界’”。在这样的新场景区,作弊方式不是去干预对手的程序,而是利用基于“生物电子

反馈系统”的“人体加速器”提高自身性能。生物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人种”跃升的快乐,但“人”也进一步被物化。沿着工业革命初期“机器异化人类”的话题谈下去,购买技术装备并不断累加到自身之上,这样的赛博格似的“人”还具有自足的主体性吗?可以说,《入魂枪》不单单是网瘾少年们人生际遇的记事,也是电竞被主流接纳却又被资本异化的变迁史。

《入魂枪》另一个维度的思索是形而上层面的。石一枫在小说中寄托了他关于真假、虚实的思辨。作者将真实生活和虚拟世界做了各种并置、交叉。小说中有一处细节很有意思:“我”与“瓦西里”夜夜鏖战游戏的日子,有一天,女友姜咪来找“我”,端了个圆凳坐在“我”身边,“电脑前方,三人静坐,左边是个树桩一般的粗汉子,右边是个明媚的职场丽人,中间则是个面黄肌瘦的邋遢鬼”。粗汉子“瓦西里”完全沉迷于虚拟世界。职场丽人姜咪是现实生活逻辑的积极践行者,而“我”则不停地往返于两个世界之间,迷茫又失意。虚拟世界可以让“瓦西里”“鸽子赵”这样的自闭症患者得到内心的平静,寻找到生活的支点。反之,活跃在现实世界的姜咪却是空虚而迷惘的,总是追问“活着意义是什么”。石一枫在小说中首先破除了人们对于虚拟世界的“污名化”。现实生活和虚拟游戏世界都只是人类所能感受到的诸多空间之一,它们是平等的,不能以“此”否定“彼”。游戏所构建的虚拟空间,就如同小说家用文字所构建的文学世界,都是一些人安放灵魂的场所。当然,作者也没有因为这个空间过度“神化”、“诗意化”,因为两个世界最终会合流,共用一个逻辑,共同地受到资本、技术等各种元素的侵蚀。

“瓦西里”在失去一切后遇到“鸽子赵”——另一位孤儿、自闭症患者。“瓦西里”引领他在游戏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平静。作为两代人,他们对真实与虚拟两个世界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瓦西里”和“我”这一代人因为现实生活困境走进虚拟世界,但总想着回归现实之中。他们对这两个世界有着明晰的区分,而以“鸽子赵”为代表的新一代玩家自小就活在游戏之中。



《入魂枪》插图

■ 创作谈

《入魂枪》的创作初衷,还是想写一篇“社会问题”小说。这也是我构思相当一部分作品的最初想法。游戏或网络成瘾已被视为青少年成长的一大障碍,而事实上,随着技术的门槛降低,捧着手机废寝忘食的中老年人也比比皆是。如果将其视为精神空虚的表象,那么谁比谁空虚还真不好说。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非常巧,我这一代人可说目睹了它的全程。从八十年代一种叫做“任天堂”的游戏机到后来的大型网游,基本是每个城市男孩的必修课。还记得上大学时跟着宿舍里的几个“娱乐之鬼”流窜到网吧去刷夜,真有哥们儿玩儿到呕吐的地步也不下线,也相信每个同龄人的记忆中都有那么一两个被游戏“耽误了”的朋友——现在想来,他们究竟是被游戏耽误了投身现实,还是被现实耽误了只得投身游戏,也不好说。按照流行的说法,如果虚拟空间本身构成一个世界,那么我们这些正常人未被完全吞噬,可以说是幸运的;但因为只拥有了“真”和“假”的界限,我辈俗人眼里存在一个世界,这又未尝不是一种悲剧。甚而还可以想,当我们咬定游戏中的成就是虚假的、暂时的,又哪来的自信咬定自己在现世中孜孜以求的那些价值就是真实的、永恒的呢?庄生晓梦迷蝴蝶,有科学家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概率微乎其微。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需要探讨的也是一个哲学的、认识论的问题。再具体到“人”,我们在“利害”、“真假”之外,也不得不考虑“是非”。假如现实中的尊重注定无处可寻,那么虚拟现实中的公道是否有可能亲手创造?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篇小说仍是一个被侮辱者求解放、被损害者求自由的故事。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时至今日仍然一发入魂,而我所写的也许只是网络时代的斯巴达克斯。

以上种种,是我写作《入魂枪》时的大致想法。

对于思考的维度,应该尽可能求新,不落俗套,但对思考的结果,我想还是应该以“有现实意义”为益。如此看来,小说当然没有跳出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至于完成的过程,我想比我玩过的任何游戏都有意思,而这也也许可以证明,虚拟现实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并且我们仍能通过最简单的媒介抵达它。此外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再次受到了《收获》同仁们的帮助教育,帮助我去除了大量自以为得意的冗余,使得小说呈现现在的面貌。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也是我需要在日后的写作中坚持的。

一发入魂

石一枫

“邵武是个好地方·严羽诗歌会”举行

本报讯 7月28日,由《诗刊》社、福建省文联、中共邵武市委、邵武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邵武市委宣传部、邵武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承办的“邵武是个好地方·严羽诗歌会”采风活动在福建邵武举行。李少君、徐德金、谢宜兴、詹勇、陈显卿、叶永青、龚建春等主办方代表,曹宇翔、田禾、李元胜、敬文东、梁晓明、庞培、胡丘陵、卢文丽、陈均、石华鹏、张光昕、林莉等诗人参加活动。

活动开幕式上,叶永青、李少君分别致辞,当地朗诵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春天的约定》(《身身卫省委》)中的故事,其间还举行了诗歌对话,诗人们围绕古典诗学对新时代诗歌的启示、严羽《沧浪诗话》的现实意义、“闽派诗歌”的创新与发展等主题展开讨论。诗人们还走进和平古镇、云灵山景区、天成奇峡景区、熙春山、沧浪阁等地,感受邵武的自然人文和发展状况。大家表示,通过此次对话,进一步领略铁城邵武的人杰地灵、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开放文明。要积极通过新的诗作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共同推动新时代诗歌的繁荣发展。(欣 闻)

《四合如意》书写当代青年情感生活

本报讯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张怡微的新世情短篇小说集《四合如意》。该书由12个短篇小说集结而成,描摹出“社交媒体一代”的生活与情感变迁。“四合如意”原为曲牌名,意为包含多首曲牌连续而成的大型套曲。12篇小说,12首曲牌,旧曲新意,每个故事都在辨析当代青年的情感生活,都是真实世界的生计与虚拟世界的历险。

青年小说家张怡微现为复旦大学副教授。长期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使她一直关注着青年生活,从这本小说集中也可以看出她从事创意写作的长期思考实践。张怡微理解“社交媒体一代”的处境与困难,关注世情、解析矛盾、娓娓道来,敏锐地触及生活的真相。

学者王侃瑜将张怡微的书写进一步细化为“机器与世情”“女性处境”“移民与故乡”三个议题。围绕“机器与世情”,作者在作品中书写了通信工具的便捷及时与心灵的隔膜、观念的认识差异间形成的巨大错位,引人反思。在《端正好》《步步娇》等短篇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复杂的女性处境,她们的挣扎超越了性别的维度。关于“移民与故乡”,作者则更多书写了不愿回到故乡的移民。他们与过往的生活告别,亦通过社交媒体与故土保持联系,这是他们与旧生活、旧感情之间的最后纽带。(任 雯)

第十八届滇池文学奖揭晓

本报讯 8月5日,第十八届滇池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昆明滇池之畔举行,现场揭晓获奖作家及作品名单。来自海内外的100多名嘉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颁奖典礼。丁东亚的短篇小说《云伴》获年度最佳小说奖,刘星元的散文《驿马与梦蝶》获年度最佳散文奖,河畔草(马丙雨)的组诗《月亮是一枚金色琥珀》获年度最佳诗歌奖,龚万辉的短篇小说《猫语》获最佳东南亚华文文学奖,邵风华的小说集《邵风华作品》获得年度大奖。

滇池文学奖创办于2003年,由昆明市文联主管的《滇池》文学杂志设立,每年评选一次,获奖作品均从上一年度《滇池》文学杂志刊登的作品中评出。2018年,为助力云南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滇池》杂志面向东南亚11个国家征稿,并于次年增设东南亚华文文学奖,鼓励身在东南亚但一直坚持用华文写作的华人作家。截至目前,《滇池》已出版23期东南亚华文文学小辑。这一系列举措,既体现了《滇池》杂志开阔的办刊视野和文学胸襟,也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华文文学创作者的沟通交流。(滇 文)

邢少臣师生作品在京展出

本报讯 7月30日至8月8日,由中国国家画院邢少臣工作室、印迹国中(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国中美术馆承办的“大匠之门——邢少臣师生作品展”(第二站)在北京国中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国家邢少臣及其学生盛鸣、伍德权、段彤君等28人的作品100余幅。

邢少臣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邢少臣导师高研班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画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是我国大写意花鸟画领域的代表画家之一。他几十年来笔耕不辍,用心揣摩前人精髓,对中国写意画笔墨的认识与研究独具匠心。其写意花鸟画往往从传统入手,以生活为创作源泉,强调雕塑式语言的绘画风格,落笔呈现浑厚苍莽而豪迈,拙中藏巧,逸趣横生,别有天然之趣。同时,作为一位美术教育家,他注重把合理完善的学术理念传授给后学,力求使他们在画国画笔墨观念上兼具传承和创新。

据悉,此次参展的中青年画家是从邢少臣众多学生中精心挑选出的优秀代表。他们在老师的培育指导下,在传统与继承、时代精神与个人情感的抒发上有较为充分的探索和实践。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其中不乏描绘日常生活的佳作,较好地展现了邢少臣多年来的教学成果。(范 得)

专家研讨哑石和朱朱诗歌创作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8月8日,第三届中国当代优秀诗人专题研讨会“词语造成的人——哑石、朱朱诗歌研讨”在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作家》杂志社联合主办。程光伟、张清华、西渡、周瓛、敬文东、张桃洲、姜涛、杨庆祥、张光昕、冯晏等诗人、评论家参加会议。

在上半场,与会者围绕哑石的《日落之前》等诗集进行研讨,作为一位在大学数学系任教的诗人,哑石的诗歌善于将感性和理性融合起来。他在诗歌中直面灵魂的本真性,将诗歌创作视为塑造自己灵魂的一种方式。他那些探讨诗歌写作的“元诗”,体现了他自觉的诗歌意识。大家谈到,哑石的诗在语词上是冷寂的,但可以从中读到诗人内心的丰富和热情。诗人善于通过巧妙的隐喻展现外部世界和在声音之间的复杂纠葛,通过不动声色的反讽表达出无意识世界的精微与幽微。在数十年不间断的写作中,哑石的“诗歌之胃”不断扩张,处理越来越庞杂的主题,各种异质性的语言相互交叉,形成了极具混杂性的美学风格。哑石表示,诗歌最重要的功能是记录,但自己常常会感到“失语”。近些年来,他力求通过“短句”来表达那些稍纵即逝的感受。

在下半场,与会者研讨朱朱的诗歌自选集《我身上的海》。该书从诗人之前出版的四部诗集中进行精选,完整收录了其重要组诗《清河县》,并加入近年部分新作,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诗人的创作风貌。大家认为,朱朱的诗歌始终保持不受各种沉闷法则所约束的自由性,擅于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个人化的心灵事实。他的《清河县》等叙事诗,多从历史人物和文学典籍中取材,进行古今之间的勾连。由于在特定议题上反复纠结、倾心,不断尝试建立模型,他的诗反而有了一种“解构”之后“再结构”的活力。朱朱表示,诗歌写作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唯有不断调整写作的疆域和技法,才能避免重复自己。

卞英花独唱音乐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冕)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央民族歌舞团建团70周年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之际,8月6日至7日,中央民族歌舞团“多彩的旋律”系列音乐会之朝鲜族青年歌唱家卞英花独唱音乐会《红太阳照耀边疆》在北京民族剧院小剧场举行。

此次音乐会遴选了十余首类型丰富、风格多样的声乐作品,涵盖朝鲜族传统音乐和说唱音乐“盘索里”、中外音乐剧选段、民族舞剧主题曲、不同时期的艺术歌曲等。卞英花用自己精湛的唱功和动听的歌声,展现了祖国建设的丰硕成果和各民族同胞奋发昂扬的精神风貌,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抒发了亲情、友情、爱情和生命大爱、生活之美。在助演环节,器乐演奏家们的精彩演绎亦为音乐会增色不少。整场演出在经典老歌《红太阳照耀边疆》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旋律中落下帷幕,传递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长期以来,卞英花一直期盼用歌声回报自己艺术启蒙和成长的地方。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后,她虚心学习,认真体会不同民族的演唱风格,并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富有特色的演绎,力求不断精进。她表示,这是自己学音乐30年来首次举行个人演唱会。“希望通过自己的歌声传播优秀民族文化,描绘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画卷,表达对各族人民最真挚的祝福和对祖国最深情的爱。”